

《二心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二心集》

13位ISBN编号：SH10019-1998

10位ISBN编号：SH10019-1998

出版时间：1973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鲁迅

页数：2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二心集》

内容概要

这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〇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衍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下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精彩短评

- 1、身边没有读先生的书的人，这个时代，读先生书的人会遭侧目：)
- 2、年代久远的小书，那种纸张和印刷的质感，看起来特别有意思。
- 3、看过几篇文章而已
- 4、迅哥在现代就是喷子大V 逮谁弄谁 还都是长文
- 5、.....
- 6、地摊掏的
- 7、电子版已阅！
- 8、作为左翼的鲁迅！
- 9、读的有点仓促了，没有细细品
- 10、高中花三块钱在旧书摊上买的。
- 11、挡我者死，干翻一切
- 12、非常犀利，不过时的鲁迅。谈翻译的《几条“顺”的翻译》、谈文艺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以及最后谈“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的译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都特别好！
- 13、派特诗房1月书单。品相极好。
- 14、外公的好书都给我读
- 15、嘴炮也
- 16、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绝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
- 17、其实相比于杂文，我更喜欢他的小说。
- 18、最爱的70年代的 鲁迅文集版本
- 19、这本里提到了比亚兹莱
- 20、关于翻译的方法讨论。文人互相攻击却不作为的传统。《宣传与做戏》：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成了无抵抗主义者。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便大谈什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而同时，画报上也就出现了这些传奇的插画。《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 21、这一本有很多关于翻译的理论。
- 22、藏人文社壓膜單行本（1980版/1998印）及2006版魯迅自編集單行本。
- 23、力悲凉
- 24、鲁迅从争议颇多，到变成时代标志，再到移出教科书.....种种事情我不去管。只是从这文字里，能看到当时社会的容貌，还能看到一个不是教科书里那样刻板端正的鲁迅罢了。
- 25、你看过几本后就会偶尔产生这样的想法：鲁迅骂人也就不过如此罢了.....这一套还有本叫《花边文学》的-----所谓花边是当时报纸的一位置，多刊载些嘴上斗殴的文字。
- 26、这一本个人不多喜欢，当然思想和观点依旧犀利值得看看，但是好多篇都有点小孩子吵架的感觉别人一戳就有点走极端 和现在的网络掐架似的(只不过当时只能在纸介上而已)就算两边都是才子，写出来的也是略失水准的东西。
- 27、2011-05-15
- 28、收录离开中大后的杂文，与梁实秋等人杂志论战。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江湖地位的新高峰，左盟主。
- 29、我家古老的藏书之一
- 30、鲁迅复习。骂梁实秋赵景深是真过瘾，其他略参差不齐。
- 31、补记
- 32、的来了
- 33、迅哥的洞察力让人震惊。这本书里的东西更多的带有“时代性”，而他的随感更加永垂不朽。
- 3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据说，少不读鲁迅.....有道理。首先，你要读点徐志摩，沈从文，凌叔华，陈西滢，梁实秋，潘光旦，欧文白璧德，托尔斯泰.....其次，你要懂点物理

《二心集》

，化学，生物，医学，英语，神话……

35、gayer

36、很快就重读完了，对这位作者有越来越多的耐心

1、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发现同一时间好多人明里暗里的再啃鲁迅，晃去超叔叔的BLOG上，看到他摘了陆兴华的评论，放在这里。作为原本无疑要冒犯而最终还是“冒犯”了的一点依凭。-----摘：读到陆兴华同志的新作《让我们去与鲁迅比写作》。这位“陆偶”的文章，我既喜欢读，但也并不都赞同。这篇也一样。以下摘出的是文章里我深有同感的部分，还是比较过瘾的。“鲁迅的写作不是要塞给我们一种思想、文学或学术成果，不是要启蒙我们，教育我们，也不是要在小说、诗和戏剧这些固定田径项目上得第一名，在一个叫做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文学国家保护公园里成为被围观最多的神奇动物。鲁迅的个人政治、道德、伦理力量，全集中在他的一次次写作行动上。我认为这是他的一生的作为在此刻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和安慰：鲁迅让我相信，在当代，我们是仍可用个人写作去“政治”的——如果不是去改造社会或解放苦难者的话。不是用我这个人，我的理想，我的革命，我的学术成果，我的文学或艺术趣味，我的自称的社会或精神关怀，我的被训练出来的学术资质和被授予的职称，去启蒙去关怀去改造，而是以我的“个人写作”这一行动，这一次次都‘原创’的行动——写作是最原创的政治行动。”“鲁迅放养到社会中的那些话语，象泻药，又象病毒，它们置我们身上的某种光荣伟大的传统于死地。鲁迅的伟大，在我看来，至少在于他在写作中象黑客一样地钻研出了一种搞垮中国的某一早该被搞垮的版本的病毒。我羡慕他的写作几乎快要成为这种伟大的病毒了——所以，我认为鲁迅捣鼓出来的，决不是一种继续给那种早该垮掉的传统版本装门面的‘思想’或‘文学’，只有昏乱的博导们才会这样认为。我们今天仍急需研制这样的病毒。我们的写作也是为了继续研制出这种精神抗生自护病毒。”“个人写作是生产话语，然后使它进入社会，去与别的话语作斗争。这听上去很玄乎，但在鲁迅身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写作是全盘的，它远比‘文学’、‘学术’和‘思想’来得更不商量、更锐利：鲁迅是在一种叫做‘现代汉语’的这张纸上写作，由于他的厉害，他的每一写作行动比别人更多地改变了这种现代汉语；他的写作通过改变这种现代汉语而政治地改变了他的同代人甚至我们下一代。他的写作通过激烈地改变现代汉语，来影响我们。因此，象巴尔特所说，鲁迅的真正作品，不光是他的全集，更是那个叫做现代汉语的这个作品——虽然博导们也因此落进了鲁迅的那种雄辩的腔调不能自拔，成为现世活宝。这样说可能还不够清楚，让我再重申一下：思想家、学者和鲁迅这样想通过写作来改造社会的人，都必须通过汉语这种媒质来出手或下手。必须先改变汉语，再用这种改变了的汉语来影响别的使用这种汉语的人。思想家和博导们有所谓方法/论和精神传统的帮助，用学科眼光来写作（读者可能是同行），但如果他们想来影响社会，想来‘政治’，就会发现，他们这时与鲁迅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必须用汉语这种媒质来说出他们心中的关怀和期望，用这种带上了他们的关怀和期望的汉语来影响别的汉语使用者。这时，学术、思想或文学成了同一种东西：写作。鲁迅就是在这一点上胜出他的同代人的。”“无论是想把鲁迅捧为思想圣人的人，还是想用一点西学来揭鲁迅的短的人，都忘了这样一个事实：鲁迅的个人写作实际上真的是高于‘陈源’、‘语堂’和‘实秋’们的。他的写作是有更多‘此在’感悟的（existential），更‘政治’，更‘批判’的。”“有种的，就与鲁迅这样比一比：看谁写作得更‘政治’！看谁的写作中的政治-司法-伦理关怀多和深！”

2、答中学生杂志社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小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小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鲁迅先生的英明，在于追求真正的民主自由，而不是谁反动就革谁的命；鲁迅先生的糊涂，在于以为左翼真的比右翼要更加开明自由。打倒一切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新的不可被打倒的；唱衰一个领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种另外的歌颂。一个社会应当只包括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不应该分裂为领导干部和老百姓。

3、一日我去书店买鲁迅先生的书，正准备付款离去时，突然后面传出一个声音说道：“这年头还有人看着破书”我转身看到一年青女子满脸的不屑。我当时回了她一句：“书不破，是人有点破。”

4、仍然记得这本书是六年级时被哥哥逼着读，逼着抄写的。现在想起来，书中的内容模糊一片，那时的感觉也只有晦涩不通，看到事件的叙述倒还能了解，看到鲁迅的悲愤情绪到还有些共鸣，而碰到他的评论时，那是完全读不进去的。。。倒还从这本书了解到鲁迅的《自嘲》小诗，在《二心集》的后面部分吧？哈哈。

《二心集》

5、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看的这一套书，还是妈妈的。现在依然在书柜里，只是有几本因为搬家遗失了。那时候的书很便宜啊！

1、《二心集》的笔记-第2页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接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 四，十七。

《二心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